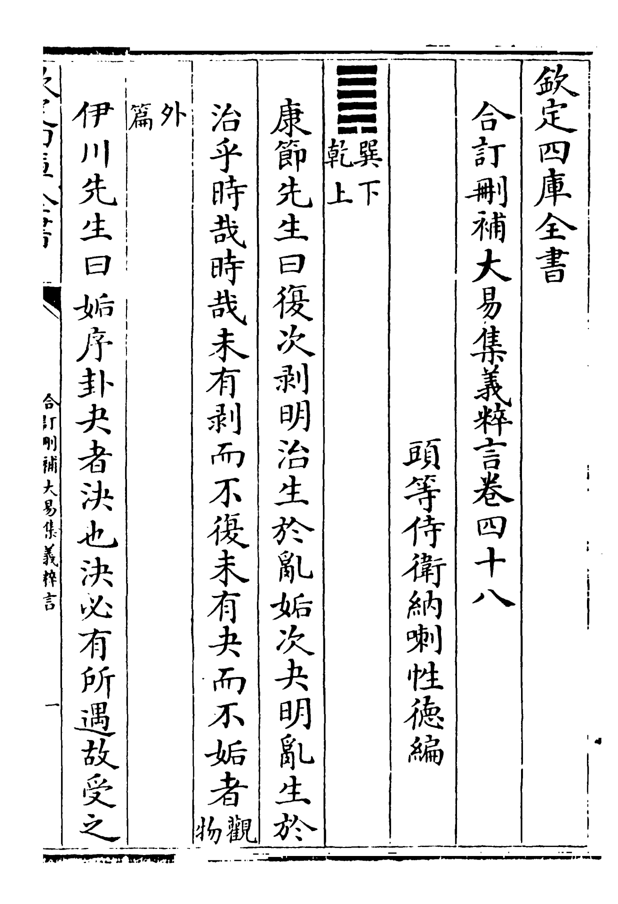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乾上

康節先生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觀物

外篇

伊川先生曰姤序卦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

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易傳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先生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

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姤女壯巽一无巽字為長女也女壯則乘陽其極將至於為剥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躑躅之戒也以其為巽體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一作出也故為羸豕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

長之隂也其隂雖同所以為隂則異故夬姤卦象反對其義正相反夬以五剛為義姤以一柔為義也隂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隂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隂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隂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為君子而隂為小人

新安朱氏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吕氏曰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善善惡惡莫不皆甚壯也易說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謹其在此乎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

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成章萬物章明也

剛遇中正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

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賛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易說

藍田吕氏曰姤寡遇衆弱遇强也姤一柔而遇五剛乃一女子而遇五男一臣而遇五君壯而不可貞不可取也

白雲郭氏曰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為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於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於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為天柔為地也剛中之臣

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易説

漢上朱氏曰姤遇也柔出而遇剛若邂逅然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一柔遇五剛言姤之義也女德柔順而剛健女壯也故曰女壯隂息剥陽以柔變剛女壯男弱不可以久處故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詩以蛇虺為女子之祥熊羆為男子之祥剛柔反易必有女禍此以初六言姤之戒也陽

生於子至巳成乾巳者巽也轉而至午陽極陰生午者離也荀爽曰坤出於離與乾相遇故萬物相見相見也咸章也皆謂出於離也萬物别而言之曰品物品物咸章則相見者著矣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此再以初六言姤之時也姤五月卦也太玄準之以遇易於復言七日來復冬至也於姤言品物咸章夏至也舉二至則律歴見矣九二剛中臣也九五剛中而正君也姤比遯為有臣比剥

為有君以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有其位有其時君臣相遇亦猶天地之相遇故曰剛遇中正姤者夬之反夬一陰自上而下五變成姤乾為天天下行也君臣相遇道行乎天下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以二五兩爻卦之反復言姤之用也天地也君臣也非其時也亦莫之遇莫之遇則天地閉賢人隱萬物幾乎息矣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新安朱氏曰柔遇剛也釋卦名不可與長也釋卦辭品物咸章以卦體言剛遇中正指九五姤之時義大矣哉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本義　不是説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問姤卦先生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葢天地相遇又是别

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何也先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易說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先生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

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易說

藍田吕氏曰天下有風則无不鼓動施行命誥四方之義一后之命告四方亦寡遇衆也

白雲郭氏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施命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為難用聖人用於施命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

則姤道廢矣伊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雍竊謂先王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為君子大人顔淵柳下恵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下有風乃萬物相遇后以施命誥

誥四方君與萬民相遇之道也風者天之號令以時而動明庶東也景風南也閶闔西也廣莫北也周流天下无所不徧故后體之隂陽家有風律之占源於此姤自夬變離離有伏坎變兌有伏震四方也巽為命自上而下兌為口施命誥四方之象易傳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先王者先王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是也后者后王之所為財成天地之道施命

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
通稱易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伊川先生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
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
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
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

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常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

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

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於近則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一柔而遇五剛近者欲比遠者欲應能不徇於近比而遠牽於正應繫之於剛而能止者則正吉矣有攸往見凶舍正之它則凶

矣舍正之它乃羸豕之孚也羸豕孚以淫行信於衆者也蹢躅淫躁之狀也

龜山楊氏曰偶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无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无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

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行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

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餘杭語録

白雲郭氏曰隂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為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茍不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蹢動信能蹢躅而已安能有為有行哉動而不能有

為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為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姤初六五月離卦之一陰也離巽之柔為絲乾變為金堅重也柅絡絲柎也許慎作檷謂九二也初六陰柔不正與九二相遇如絲紛然繫之以堅重之器乃可經理故曰繫于金柅初六

變而正則吉人亦何常君子小人在正不正之間耳故初六繫于金柅貞則吉勉初六也初二相易成離目見也陰有攸往九二降初剥剛而進凶也凶戒九二也言初陰辨之不早必見凶害乾初爻甲子子坎位為豕初九變六陽變陰羸豕也羸豕牝豕也伏震為躁巽為股為進退初陰應四孚也牝豕感陽志欲往前為二所制進退蹢躅而躁動不安其意未始不在於陽九二可不繫于金柅乎

繫于金柅則柔道有所牽矣易言牽者皆艮巽之動艮手也巽股也手挽之而股動夫君子小人相為消長雖初隂其心未嘗一日不欲害君子一隂雖弱方來也五陽雖强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或曰巽離為絲何也曰巽為木為風巽變離木中含

火火生風風化蠱蠶為龍馬之精龍大火馬火畜蠶以火出而浴畜馬者禁原蠶故太玄以火為絲賈逵以離為絲郭璞曰巽為風蠱屬龍馬絲出中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牽進也以其

進故止之本義　又曰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衮不可曉語録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伊川先生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它卦則初正應於四在一无在字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

也包者苴裹也魚隂物之美者陽之於隂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賔外來者也不利賔包苴之魚豈能及賔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賔客也（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九二與初相比柔始為剛而為二所得包有魚也初非正應茍可以自利而已不可以

及賓蓋近而相比近於義非正也古者遺魚肉皆

包苴包喻二魚喻初也魚隂類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隂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

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

有魚為非蓋姤遇之時遇為先也是以言包有魚

无咎也賓者外來之隂也初六之隂二能包之二

隂之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

來者以義不能包及二隂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

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賔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賔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遯時運已化姤遇之道息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魚謂初也初六易四成兌為澤巽於澤下者魚也民之象初者二四之所欲初本應四九二據之宜有咎然陰出遇陽二近而包有之於遇道為得故无咎若二不能包四又遠民初將散亂而不可制矣賔謂四也四在外動而易初初成

乾西北方賔之位二體巽東南方主人位初六之民為二所有非九四之利而九四所不能包者遠於民也一民不可有二君亦義之所不及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攜持而去无遠近內外之間顧遇民之道如何耳此二所以无咎易傳曰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故義不可及賔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

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此條未詳語録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

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隂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懐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一有咎字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

所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之於初六後不如二之能比故臀无膚前不如四之能應故其行次且雖未牽初以自助若孤危然剛而當位卒无大咎

白雲郭氏曰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无遇之位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於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

患況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為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屬本非九三所有葢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二四之閒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姤三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二五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二爻同象艮在下體之上為臀其粲膚也二不

動而侵三艮成巽柔不足也故臀无膚臀无膚則不能處矣隂陽之情必求相遇初隂在下亦三心之所欲遇者也二比於初已包有之三非義求遇亦何所得哉亦必有咎而遇情未忘故其行次且次且者且進且退不能遽行巽究為躁為進退故也處則為二所侵行則有求而不去可謂危厲然九三剛正處巽知義不可而舍之初隂不能牽其後故无大咎牽者手挽股動初為二所制艮隱巽

見故曰柔未牽也不曰凶者初非三之所宜有四失初則凶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本義

這幾卦多説邪僻不可曉語録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先生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

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一无上字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并易傳

藍田吕氏曰九四以初為應初為巳民二陽間之遠而不可得有民而不得其民如有包无實以靜猶可作而起之是以凶也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應為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見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葢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象也為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它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有其魚四失所遇失其民也起動也動成離戈兵之象三動初愈不應故起凶无魚之凶以九四不中正自遠其民故九二得以中近之民无常心撫我則后此九四所以凶歟易傳曰

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遠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並本義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語錄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畜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

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一无有字輝光　命天理也含違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並易傳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

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唐棣所録

横渠先生曰杞之為物根固於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内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五内守中正以待天命者也姤之

時柔長而剛將消矣九五以剛陽之質居尊履中德之美也不以剛將消而自失全其美質如以杞包瓜然方其未壞知愛之全之而已含章之道也有隕自天非吾力之所能為斯可以俟命而无憾也

廣平游氏曰以杞包瓜者以九五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无為也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

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葢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害不惑一作二其心居中守正強為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中正為道甚大其為遇也宜異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人君之象也瓜緜緜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高其木大其蔭緜緜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

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内有含章之美故見於外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巽木也變乾為大木此爻自兑變巽兑為澤澤木而大杞也杞似樗葉大而蔭張載曰杞周於下者也艮在草為蓏蓏瓜屬艮為巽包瓜也瓜譬則民瓜雖可欲而潰必自内始九五當

隂長之時含章不耀中正在上遇九二之賢而用之以剛守中道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九五動則成離離為文章不動含章而中正唯含章不耀中正自處是以能用九二以盡其才故辭曰含章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一隂浸長陽爻消剥者天也九五含章用九二以防民之潰者人也盡人謀則有時而勝天然或不勝至隕越者亦天也九五之志知盡人謀而已以謂天之所命以祐下民在

我有隕越者自天隕之吾終不舍天之命也故曰有隕自天象曰志不舍命也二陽為陰剥五自乾而隕有隕自天也五隕於二復成巽巽為命志不舍命也張載曰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易傳　又曰天命聖人以祐下民微陰浸長民將内潰聖人含章不耀中正自處委任賢佐厚下安宅盡人謀以聽天命雖有隕越自天隕之吾志不動也不舍天之所

命也周公曰我弗敢知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叢說

新安朱氏曰瓜隂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隂其象如此然隂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倐有之象也本義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

節
語録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先生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九角居首上遇道至於角窮矣窮雖吝狹不可以及衆亦庶乎不自失故无咎

白雲郭氏曰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既不遇於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姤之極有弗遇焉前剛角也姤

道上窮不動則不和不和則无所遇動則吝是以窮也易傳曰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將安歸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渙卦義同故繫辭互見易說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謝顯道錄古者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

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李顯師說

伊川先生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一元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

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則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

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葢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問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葢是要

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无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无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无便无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

白雲郭氏曰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聖人設教必於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於孝享以為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為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地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為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

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之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為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所以致亂也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

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於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

辭本義 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令人

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語録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

是不能也　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

命也　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静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　聚不以正私邪勝也　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為宜　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一作疑於物也並易說

藍田吕氏曰萃而得其所主也已之所聚則庶事備庶事備而後道可通故曰萃亨天下以大聚不

知其本則陵慢爭奪之禍生王者治天下之大聚所生者有本焉順以說知所以報其本剛中而應知所以正其本親者類之本故王假有廟致孝享以報本也有德有位者治之本故利見大人亨利貞立名分以正本也天者生之本故用大牲吉順天命以報本也

白雲郭氏曰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無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衆聚

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茍无其應又不能為之主也是以順以説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理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説而已其道不順則

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彖言可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順兌說也上順民心以說之民亦順上以說其政令上下皆順以說上以是聚下以是從此合二體而言萃也九五剛得位以剛中爲萃之主下有六二柔中之臣應之君臣聚會以聚天下此合二五而言萃也具是四者然後能聚不然民不可得而聚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

應故聚也萃自臨來小過三之五艮為門闕巽為高上為宗廟四本震爻長子也三自門闕升高至宗廟有長子奉祀之象民之所聚必建邦設都宗廟為先宮室次之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至矣假至也謂五也王格祖考則諸侯大夫士各致其孝報本反始敎民不忘其親易傳曰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宗廟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以九五言萃之道也天

下既聚未見大人其聚未必正凡有血氣必有爭心萃不以正適所以致爭奪安得亨乎九五示之以大人之德六二以正而往聚之則人倫正民志定物情相交而亨九六聚成離離目為見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此以九五六二相易而言萃之道也聖人隨時而已萃聚之世物之所聚者大故所用不可不大用大牲則鬼神福之禮以時為大坤為牛兌為刑殺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

也物聚則力贍動而有成何往不利哉謂三之五也舉宗廟之禮則百禮無不洽矣所謂隨時者順天理而行天理即天命也巽為命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此以九三之五言萃之道也天地之氣聚而有物散而無形散者必聚鬼神耗荒至幽也而各享其類萬物散殊至衆也而各從其類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以小過九三萃於上六五萃於下推廣萃之義也

在卦氣為八月故太玄準之以聚易傳

新安朱氏曰萃聚也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王假有廟至順天命釋卦辭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極言其理而贊之本義　大牽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順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它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

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理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則本象何由亦有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復

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先生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渙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今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似這處都見不得_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

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畎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必可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静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黙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无也至於其所以有所以无豈能知之學者嘗

觀此易說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先生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必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澤上於地則物物蒙潤旱乾所不能

害有豫備不虞之象

白雲郭氏曰澤上於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萃自小過變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時虞翻謂三四之正小過明夷變也明夷離為甲冑戈兵坎為弓變小過巽為繩為工艮為石巽納

辛繕甲兵脩弓矢去弊惡而新之象也小過變萃聚所除之器也明夷坎為寇兌為口上六既安之時聚以相告銷寇於未形戒不虞也萃則多故君子過為之防是以萃而无患非用明於至微者不能也故此象以三卦明之原始要終以遏禍亂聖人之憂患後世深矣乎秦銷鋒鏑唐銷兵卒至大亂豈知戒不虞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本義 問澤上於

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語錄

東萊呂氏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王注說好易說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伊川先生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

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一有聚字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

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為衆輕侮若能啼號齋洛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

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萃之時與應者為聚初六與九四應宜其見信而得聚而六三間之四之所以交於初者或信或否故有孚不終初不得其聚而志亂則或聚或散故乃亂乃萃四既不信初既志亂或信或否或聚或散則或悲或懼故若號一握為笑

號號哭也一握為笑握手相懽笑也正不可奪久

必信之故勿恤往无咎

白雲郭氏曰初與四為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舍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為笑之蹔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葢隂柔不能有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隂在上故知其舍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惑

於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柔不中正進則疑六三之間已退不能專一以待應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中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也其志惑亂不决是以有孚不終故曰乃亂乃萃象曰其志亂也初應四巽為進退故也若號謂四也兌為口巽為號若四在上號召之三陰不正惡初之往合於四一握其手笑以喻意微動之也艮為手三往易四一握手

也兌為口為說離喜說動而出聲笑也為笑者獻笑也巽為工有造為之象故曰一握為笑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乎小人之笑而不往哉往而相應何咎之有否則與小人為徒非萃之正也故曰勿恤往无咎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以動舍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

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本義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

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

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葢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隂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

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覿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物思其萃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居純柔之中不變淳一寡欲雖與五應俟引之而後往若有失時之咎不失守正

之義故吉无咎當聚之時不求所聚所用約矣如見信於四雖約亦亨故孚乃利用禴禴薄祭也白雲郭氏曰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於羣類不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則旣庶旣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為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

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葢以得中故未變也
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乃萃知其失
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萃聚之時初三同體之隂皆萃於四
已於其閒得位守中不變其志須五牽引之而後
應不急於萃者也然隂從陽静而待唱引而後往
其聚也有吉无咎矣巽為繩艮手持繩相應引也
故曰引吉无咎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不變之

中有孚相應孚者萃之本其誠素著不假外飾譬之祭也精意承之雖薄可以薦也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者上六宗廟六二與五相易離為夏五本小過震震為聲為長子有長子用禴祭之象故曰孚乃利用禴夫君臣以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蛟潛於淵陵卵自化至於既孚二五相易乃利用禴矣易傳曰萃之時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隂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猶冀

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虚中以上應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本義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語録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

也

伊川先生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一无欲字如則為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

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嘆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

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徳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履非其位欲萃於四四應初欲萃於二二應五莫知所萃故萃如巽為號兌為口嗟也故嗟如上下不與雖嗟之无所利故无攸利上六无與據高慮危孤立求助六三動而往則正正則无咎然三欲萃於四二之間故小吝陰為小

三往從上上來應三成巽巽則不亢三宜往而萃也小吝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隂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隂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本義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隂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隂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葢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

四必能大吉然後為能一作无咎也　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能一作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

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為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

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聚莫吉於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不充其德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於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為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上比於五君臣聚也下據三陰

民所聚也然其所處位不當疑於上下之聚理有未正九四動則得正上承於五下納三陰上下皆正是謂大吉大吉則无不當位之咎陽為大大者吉也易傳曰非理枉道而得君得民者葢亦有焉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四上比九五下比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易說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

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

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㞜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為

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易説

藍田吕氏曰九五雖以剛居尊而下之三陰來萃為四所有貴而无民僅有位號以保无咎而已未足光也既不見信於下物莫之助若與四爭其悔可必唯守夫元永貞之德則悔可亡也

白雲郭氏曰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為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

矣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為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於天下也不能信於天下則將有悔矣唯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於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文象弗與何哉

萃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

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於天下故也此爻辭

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

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

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

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

光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得尊位天下皆萃而歸之於是

觀其所孚可以知其志而專於六二係應至狹所

萃者有定位得近遺遠聚道不全能无悔乎纔足以自守免咎而已於人君恢宏廣博无所不萃之志未為光大匪所謂孚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匪孚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蓋初可萃四二可萃五三可萃上獨五不可專萃於二萃則陋矣五萃二有坎離坎離為光而曰未光者於无所不萃之志未光也九五剛中而正當有君德而永貞元者善之長大人體此以仁覆天下永久也貞正也體仁在

上久正而不變唯九五不動而應二乃具此三者如是則无偏无黨其悔乃亡若五以萃二為光失是道矣故曰元永貞悔亡橫渠曰居得盛位不能見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一本作未光大也无志字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未光謂匪孚本義

問九五萃

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又安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問萃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有位志未光也是如何先生曰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或問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傳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

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豈苗匽腥聞有所格絕而

氣不通感乎答曰政當看舜德已至猶自反之意

不必深問苗民所以未格 別集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

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

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

人惡絕不知所為則隕獲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

也　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愼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易傳 並

横渠先生曰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猶為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以柔乘剛處上獨立當萃之極六三柔不正不足以為援齎持也咨嘆息也艮為手上三相持嘆息憂其所宜憂也上之三成巽巽

多白眼艮為鼻兌澤下流在目曰涕在鼻曰洟出涕洟也然乘剛必危處上獨立則无助萃之極以柔居之則不堪兼是數者其可久安上位乎亦必至於求萃而之三動而憂則无咎故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易傳 又曰儀禮少牢饋食資黍注云今文咨作齎今易文齎注作咨解則齎咨古通用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

占者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也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九